

谈判桌上：斯大林逼蒋介石承认外蒙古“独立”

汪宇燕 何明编 著

2009年08月07日09:20

【字号 大 中 小】 打印 留言 社区 网摘 手机点评 纠错 E-mail 推荐: 提交

在谈判桌上，斯大林摆出了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，且表情粗鲁。他以主宰一切的口气说：“中国必须承认外蒙古独立，除此之外，别无选择。”

宋子文也不肯示弱，毫不含糊地表达了中国的立场，他说：“中国政府不能宣布放弃它的一部分领土，否则它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地位将会发生动摇。”

蒋介石很清楚，斯大林以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作为苏联出兵的政治条件。

杜鲁门总统在回忆录中写道：俄国参加战争，“大半取决于斯大林和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间协商的结果”。

看来，中苏之间的谈判，对美国有重大的利害关系。所以，华盛顿对谈判极为关注。杜鲁门总统叮嘱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，要随时向他报告“关于蒋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进展情况”。

实际上，华盛顿直接插手了重庆同莫斯科的谈判。6月15日，杜鲁门致电斯大林：“宋子文今日动身经重庆赴莫斯科，他将于7月1日前到达莫斯科，就苏中协定进行具体讨论。”

此前，蒋介石和杜鲁门就中苏谈判问题进行了多次磋商。三巨头在雅尔塔会晤时，蒋介石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，连忙指令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打探会议内容。

罗斯福从雅尔塔回到华盛顿后，魏道明就紧紧盯着他，向罗斯福询问雅尔塔的情况。3月12日，罗斯福会见了魏道明，向他透露：在雅尔塔会议上，斯大林对远东问题提出了三点要求：维持外蒙古现状；中东铁路由中苏共管；苏联要在大连及其附近地区取得一个不冻港。但是，罗斯福闭口不提协定一事。

杜鲁门上台后，仍然对《雅尔塔协定》守口如瓶。5月10日，赫尔利从重庆致电杜鲁门，建议他同斯大林通气后，将协定的全部内容告诉蒋介石。但是，杜鲁门很快否定了赫尔利的建议，并对赫尔利说：“目前由你来向中国政府提供任何消息，都是不适宜的。”

6月9日，杜鲁门在白宫会见了宋子文，亲自向他通报了《雅尔塔协定》的内容。杜鲁门显然知道，这个协定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，但是，他仍然说：“一旦苏联参加对日作战，那么美国政府对于《雅尔塔协定》不能不给予支持。”

宋子文听后感到非常震惊，当场作出了强烈反应。他说：“中国政府绝对不会同意苏联按照雅尔塔协定的规定，在东北行使这种控制权。”

但是，杜鲁门不露声色。同意也好，不同意也罢，中国说了都不算数，最终还得看他杜鲁门和斯大林的脸色。

6月，素有火炉之称的重庆，已经进入烈日炎炎的夏天了。月初，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到达重庆。

第二天，蒋介石在官邸会见了彼得罗夫，正式向他提议举行中苏会谈。“联俄，

这是孙中山先生早就定了的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，这很好，我们欢迎。不过，苏联对中国应该采取明智的态度，这样一来，中苏合作就有了基础。”

“那是！那是！”彼得罗夫连声附和。

蒋介石向彼得罗夫保证：“如果苏联出兵东北，帮助中国恢复满洲铁路，中国愿意为苏联提供满洲铁路和商业港口的使用权，还可以共同使用那里的空军基地。”

几天后，彼得罗夫向蒋介石提出了中苏在谈判中需要解决的有关问题：大连、旅顺；满洲铁路；外蒙古；千岛群岛和库页岛等。彼得罗夫告诉蒋介石，中国只有同意解决上述问题，苏联才会同中国谈判，签订友好条约。

6月17日，宋子文从旧金山回到重庆。见到蒋介石后，宋子文报告了他同杜鲁门的会谈情况。宋子文气愤地说：“杜鲁门只向我透露了《雅尔塔协定》的内容，除此以外，什么也没说。”

听了宋子文的话，蒋介石说道：“看来，不能指望美国人了，我打算派你到莫斯科去，同斯大林签订一项条约。”

6月30日下午3时，宋子文携带蒋介石写给斯大林的亲笔信，与外交部副部长胡世泽、满洲事务专家沈鸿烈、钱昌照、蒋经国、张福运、卜道明、刘泽荣，乘坐一架美国飞机从重庆飞抵莫斯科。在机场，宋子文一行受到莫洛托夫、彼得罗夫以及其他部长的热烈欢迎。

当天晚上6时30分，双方举行了初步会谈。这是一次简短的会谈，整个谈话只用了15分钟时间。苏方参加会谈的有：斯大林、莫洛托夫、副外交人民委员洛

索夫斯基、彼得罗夫和翻译巴甫洛夫。中方参加会谈的有：宋子文、蒋经国、胡世泽、中国驻苏大使傅秉章。

宋子文向斯大林递交了蒋介石的亲笔信，并表示：“孙中山先生留下遗嘱，中国革命欲要成功，必须联合苏联共同奋斗。因此，我希望会谈能为中苏之间建立友好、紧密和长期的合作关系打下基础。”

斯大林回答说：“从前沙俄政府企图瓜分中国，现在，在俄国掌权的是尊重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新人。我相信，双方一定能够互相理解，达成一致。”

根据斯大林的习惯，谈判大都安排在晚上进行。7月2日，莫斯科时间晚上8时，中苏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谈。

会议大厅里，灯火通明，显得威严而又肃穆。双方代表陆续进场，大家就座后，斯大林却站了起来，他今晚的态度并不友好，摆开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，且表情粗鲁。

斯大林把厚厚一叠文件往宋子文面前一推，“你知道这个吗？如果你看过，就请发表自己的意见，但要在罗斯福总统签字的文件基础上进行。”

宋子文低头扫了一下文件，原来是《雅尔塔协定》。上面，斯大林、罗斯福和丘吉尔的签字清晰可见。

“当然知道，杜鲁门总统告诉过我，赫尔利先生已于6月15日将协定全文转交给了蒋总统。我这次到莫斯科来，准备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。”

说完后，身为四大国之一的外交部长，宋子文似乎料到了斯大林会来这么一手，也就毫不客气地拿出5月28日斯大林与美国总统特别顾问霍普金斯会谈的备忘录，交给斯大林，不卑不亢地说道：“这份备忘录是杜鲁门总统亲自交给中国政府的。”

原来，杜鲁门派霍普金斯于5月26日到莫斯科同斯大林进行会谈，双方达成协议：宋子文将于7月到达莫斯科，由苏联政府直接将《雅尔塔协定》的内容告诉宋子文；然后，赫尔利在重庆将协定内容正式通知蒋介石。

斯大林没料到宋子文也敢来这一手，便摆出一副主宰一切的架势说：“那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讨论吧。”

宋子文禀照蒋介石的旨意，首先回避外蒙古问题：“6月12日蒋总统已经同彼得罗夫大使谈过，现在不能解决外蒙古问题。我想，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暂时搁置起来。”

斯大林一听就火了，立即反驳宋子文，以十分坚定的口气说：“中国必须承认外蒙古独立，除此之外，别无选择。”

宋子文见斯大林的态度如此强硬，顿感这是一道坏菜。但他还是硬着头皮，将嘴里的话说了出来：“中国任何政府如果丧失土地完整，必为国人不谅。”

“苏联政府不能接受你们的意见。否则，一旦敌国从外蒙古进攻西伯利亚，比如日本打算这么做，那么苏联远东的利益就会陷入严重的孤立状态。日本是一个富有侵略性的国家，即使日本现在战败了，又有谁能保证它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那样，经过 10 年、15 年东山再起？”

斯大林边说，眼睛边盯着宋子文，想从他的脸上找到答案。也许就在这一刹那间，斯大林从宋子文的表情上捕捉到了什么。见宋子文没有马上表态，斯大林继续往下说：“所以，苏联必须保卫外蒙古。这不仅对外蒙古有利，而且对中国也有利。”

宋子文也不肯示弱，毫不含糊地表达了中国的立场，他说：“中国政府不能宣布放弃它的一部分领土，否则它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地位将会发生动摇。”

接着，斯大林又振振有词地说了一大通，甚至使出杀手锏：“中国是否承认外蒙古独立，这显然关系到苏联在满洲和中共问题上是否接受中国的要求。”斯大林的用意很明确，如果重庆不同意外蒙古独立，苏联就不会出兵东北，帮助中国消灭日本关东军。

可是，宋子文根本不理睬斯大林这一套。他说：“我本人无权决定这个问题，在得到中国政府的指示之前，我不能同意。”

7 月 3 日，宋子文将第二次会谈情况电告了蒋介石。接到电报后，蒋介石急忙从西安飞回重庆。宋子文在电报中提出解决外蒙古问题的三条方案：“第一，同苏联签订条约，在结盟期间，允许其在外蒙古驻军；第二，外蒙古实行高度自治，并允许苏联驻军；第三，外蒙古军事、内政和外交自主，但与苏联各苏维埃加盟共和国及英自治领地的性质不同。”

蒋介石很清楚，斯大林以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作为苏联出兵的政治条件。况且，斯大林还说过，苏联可能不支持中国共产党。想到这里，蒋介石毫不犹豫地给宋子文发去一封电报。

7 月 4 日，美国新任国务卿贝尔纳斯奉杜鲁门之命电告哈里曼，让他非正式地转告宋子文：就美国方面而言，《雅尔塔协定》中关于外蒙古地位所用字句的解释，未经任何讨论。电报还说：美国对外蒙古现状的理解是，“虽然在法律上外蒙古的主权至今属于中国，但事实上这个主权未被行使。”两天后，华盛顿告诉莫斯科和重庆，美国政府作为《雅尔塔协定》的一方，它希望在中苏之间达成最后协议之前，有提出意见的机会。

7 月 7 日晚 11 时，双方举行第三次会谈。斯大林一开口就直入主题：“如果外蒙古问题得不到解决，也就不可能讨论中苏条约的问题。”

宋子文依据《雅尔塔协定》关于“外蒙古之现状，应加以保存”的字句，对维持现状作了

与斯大林截然相反的解释，并说道：“中国不能承认外蒙古独立。”宋子文几乎是在哀求斯大林：“如果一个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，没有不垮台的。”

可是，斯大林管不了这么多，大声嚷道：“我们绝不能同意。苏联政府出兵参战，自然是为了拯救苦难的中国人民。但我们决不能白干，是要报酬的！”

对此，宋子文仍然以尚未接到中国政府的意见、本人无权决定为托辞，没有答应。

“你不能作主，那我来干什么？”斯大林一脸的不高兴。

面对斯大林咄咄逼人的气势，宋子文只好以试探性的口气说：“我们代表团的意见是让外蒙古实行高度自治……”

斯大林立即打断宋子文的话，问道：“什么叫高度自治？”

“军事、内政和外交权归外蒙古，苏联政府可以派军队去。”宋子文小心翼翼地斯大林解释说。

斯大林要得到的并不是外蒙古的高度自治，他接着提出了四个协定草案：一、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协定；二、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；三、中苏和平友好协定；四、外蒙古独立的声明。

宋子文看了这些草案后，不敢接受，当场就退还给莫洛托夫。不料，莫洛托夫的语气也很强硬，满脸怒容地对宋子文说：“你最好把它们收下。”

鉴于宋子文当晚的态度，斯大林意识到再僵持下去已毫无意义，但在临近结束的时候，他还忘不了说一句威胁的话：“既然如此，那么我们将什么也谈不成！”

第二天，蒋经国以其父的“非正式代表”身份去找斯大林讲理。蒋经国当时任三青团干部学校的教育长，他长期在苏联留学，熟悉苏联的情况。在留苏期间，蒋经国还娶了个苏联姑娘为妻，后来取中国名字叫蒋方良。斯大林对他们很关心，还送给蒋经国儿子蒋孝文一支俄国造的步枪。

有了这样一层关系，蒋经国满以为斯大林会给他一点面子。不出所料，见面后，斯大林果然很客气，询问了他们一家人的情况，蒋经国一一作答。

一阵寒暄之后，蒋经国怀着一腔热血向斯大林叙述道：“您应当理解，中国七年抗战，为的就是要收回失地。现在，日本人还没有赶走，东北、台湾尚未收回，大片国土还在侵略者手里，如果再将这一大块土地割让出去，岂不违背了抗战之本意吗？”

蒋经国说的句句有理，可是，斯大林根本不吃这一套，脸上露出一丝令人难以捉摸的笑容。蒋经国觉得很不自在，仿佛斯大林在讥笑他无知。

“你必须明白，今天是你需要我们的援助，不是我们需要你们的援助。”斯大林俨然一副救世主的姿态。

苏联需要外蒙古独立，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。对此，斯大林毫不掩饰地说：“假如一支军队从外蒙古进攻苏联，拦腰切断西伯利亚铁路，那么，苏联就完了。”

蒋经国听不明白斯大林的意思，日本眼看就要完蛋了，它显然已没有能力进攻苏联。难道斯大林说中国？想到这儿，蒋经国身上冒出一股冷汗来。“你是指哪个国家的军队？”蒋经国不解地问道。“除了中国和日本，难道就没有别的国家？”

“你说的是美国吗？”

斯大林会意地点点头。

之后，蒋经国又同彼得罗夫举行了会谈。作为驻重庆的大使，彼得罗夫明知蒋介石不会承认外蒙古独立，所以他说：“外蒙古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，中国接受苏联政府提出的声明，只不过是承认既成事实而已。”

听了彼得罗夫的话，蒋经国叹了一口气，“要是没有外蒙古问题，那就好办了。”

彼得罗夫看了蒋经国一眼，提醒说：“如果中国代表团不声明外蒙古独立，谈判就难以走出死胡同。”

在中国代表团驻地，宋子文急得团团转。谈判在外蒙古问题上卡住了，斯大林一点也没有松口的迹象，这如何是好！情急之中，宋子文搬出了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，请他征询美国政府的意见。

尽管美国提出要在中苏达成协议前发表意见，但实际上，华盛顿同时又宣称：美国在莫斯科的讨论中“不愿对《雅尔塔协定》中的任何一点充任解释者。”看来，宋子文的最后一线希望也落空了。

正当宋子文处于山穷水尽的时候，蒋介石的电报到了莫斯科。

7月9日，双方举行第四次会谈。由于斯大林的强硬态度，加之美国不愿干涉，蒋介石只好妥协。在同幕僚们长时间商谈后，蒋介石发了上述电报。至此，外蒙古问题才有了突破。

会谈中，宋子文公布了蒋介石的电报：“中国政府今愿以最大牺牲与诚意，寻求中苏关系根本之解决，扫除今后一切可能之纠纷与不快，藉获两国彻底之合作，以完成孙中山总理生前与苏联合作之遗志。中国最大之需要为求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，与国内真正之统一，于此有三项问题切盼苏联政府予以充分之同情与援助，并且给以具体而有决心之答复。”

蒋介石所说的三个问题是：第一，保证东北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。中国准备和苏联共同使用旅顺港，大连港辟为自由港，期限均为20年。但旅顺的管辖权属于中国，以期中国在东北之主权行政真正能够完整。中东南路干线由中苏共管，利润均分。铁路所有权归中国，铁路支线及铁路本身以外的事业，均不包括在共同经营范围之内，期限均为20年。

第二，阿尔泰山脉原属于新疆，应仍为新疆之一部。

第三，中国共产党有单独的军事及行政组织，以至军令政令未能完全统一，深盼苏联只对中央政府予以所有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援助，苏联政府对中国之一切援助，应以中央政府为限。

电报还说，外蒙古问题系中苏两国关系的症结所在，为了中苏共同利益与永久和平计，中国政府愿在击败日本及上述各项由苏联政府接受后，同意外蒙古独立。

为了避免将来发生纠纷，蒋介石想出一招，在电报中告诉宋子文，可以采取投票的方式，在投票结束后，他将宣布外蒙古独立。

既然蒋介石在外蒙古问题上作了重大让步，斯大林也就同意在其他问题上作些承诺。

（摘自《苏联出兵东北始末》，人民出版社出版，定价：25.00 元）

来源：《书摘》杂志